

冬橘暖岁

□王竹青

当北风夹杂寒意掠过窗棂时，我的案头总会卧着几颗圆滚滚的橘子。它们裹着澄亮的橘黄外衣，像被揉碎了的冬日暖阳，在灰白天光里透着鲜活的暖意。于我而言，冬天的滋味，就是这橘子的味道，表皮带微涩清香，剥开是薄衣果肉，咬下一口，清甜汁水漫过舌尖，带走大半冬日的寒凉。

儿时的冬天，祖母厨房经常飘着橘子香。南方冬日湿冷，外婆从竹篮里掏出橘子，用粗糙手掌摩挲表皮，似在唤醒果肉里的甜。她剥橘子的动作很熟练，指尖轻轻一扯，橘瓣便四散开来，偶尔有汁水滴下，她擦干净，用手递来一瓣给我：“邻居阿婆种的，甜着呢。”我坐在小板凳上啃橘子，看祖母把橘皮摊在窗台上晒干，说能泡水、驱潮。晒干的橘皮成了深褐色，却仍留橘香，像祖母的爱，不张扬却浸润生活。

我印象最深的场景，莫过于冬日里家人的团聚。茶几上摆着白瓷盘装的橘子，像裹着橘红外衣的蜜饯。妈妈提前洗好橘子，慢悠悠地剥着，还细心捋掉橘瓣白丝；爸爸和舅舅边聊天边捏橘瓣，不时分给我们……我和兄弟姐妹们抢着吃，橘香混着笑声，在屋里蔓延。

过年时，橘子是不可或缺的“吉祥物”。一进腊月，妈妈就去集市挑圆润光滑的橘子，装在红漆果盘里摆客厅，“橘子寓意吉祥如意”。红盘配橘黄果子，再衬上春联，年味瞬间就浓了。

除夕那天，家人们围坐着剥橘子聊家常，橘皮堆在碟中，混着糖果甜香；年夜饭时，妈妈把橘瓣装小碟放在每个人的餐碗旁：“吃口解腻，来年甜甜蜜蜜。”守岁看春晚，大家手里也捏着橘子，用酸甜滋味驱散困倦，让团圆更添甜蜜。

工作后，我仍很爱吃橘子。

一锅暖冬

□龚钰淇

天冷了，外面的云是灰扑扑的。屋里却因桌子当中那口紫铜锅子，另成一番小天地。这锅子肚膛宽大，中间耸起个圆锥的烟囱，像个不言不语的小熔炉。炭火在底下温温地烧着，锅里的清汤，起初是静的，不一会儿，便从中心冒出三两个极小的小泡，懒懒的，像人睡醒前打的哈欠。

备料是桩闲事。莹白的长葱段、浑圆的枣子、几粒红艳艳的枸杞，一并下到清汤里。渐渐地，汤活泛了，咕嘟起来，由浅吟低唱，转成热闹的合鸣。水汽袅袅地升腾，带着菌子的鲜和骨汤的厚，把满屋子都熏得暖融融的。

羊肉是昨日特去相熟肉铺挑的，片得飞薄，红白纹理，云一样铺在素白瓷盘里，透着些凉意。用筷子拈起一片，往那滚烫的漩涡里一探，肉片触着热，便倏地收了矜持，颜色由红转作灰白，微微卷了边，像是烫着了，急忙蜷起身子。只需这么三起三落，火候便到了。捞出来，在麻酱、韭花、腐乳和炸得焦香的辣椒油调和的蘸料里一滚，送入口中。霎时间，羊的丰腴，酱的浓香，还有那一缕炭火气，便在舌上化开了。一股暖意顺顺地滑下喉咙，落进胃里，随即慢悠悠地漾开，通体都舒坦起来。

火锅的妙处，怕全在一个“围”字。它自有一种向心的力量，将人从四下里聚拢来，朝着这口沸沸的锅。平日再斯文的人，到了锅前，也免不了露出真性情。筷子在汤里碰着了，是无言的招呼；替对方捞一箸他爱的黄喉，是无需道谢的默契。话头也像锅里的食材，杂拌着，自在着，从天下大事到邻里闲篇，都在这热气里滚过一遭，变得不那么较真，不那么咯人了。这里没有“食不言”的规矩，只有杯盘与笑语交织的酣畅。

吃到中段，汗便悄悄沁了出来，额角鼻尖，都亮晶晶的。有

脱了外衣的，有捋起袖子的，脸给热气蒸得红扑扑，像微醺。先前若有的一二分生疏，早给这锅子煮得化开了。这时，才该下那些耐煮的。手打的虾滑，用勺一丸丸舀下去，在汤里浮沉，渐渐粉红紧实。冻豆腐是好的，满身的孔隙，吸饱了汤汁的精华，咬一口，便是一口滚烫的、流动的鲜。

末了，总得下一把青翠的蔬菜，生菜或茼蒿都好。在汤里一过，便失了挺拔，软软地搭在筷尖，带着解腻的清爽。吃下它，这一场酣畅的宴饮，才算画上了一个清润的句点。

炭火渐渐弱了，锅中激昂的沸腾，转作余韵，终至平息。人都懒懒地靠在椅背上，脸上是熨帖后的满足。闲闲地说着话，空气里，那浓得化不开的香气，还在盘桓，沾在衣上，缠在发间，只怕明日醒来，指尖还留着这点余味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学爱好者）

公益广告

12·4 国家宪法日

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

推动宪法深入人心

★≡★≡★≡★≡★

一朵雪花里的节气

□杨丽丽

云层低吻山尖
大雪携着清寒
在松枝间落户
每片雪花都是盛开的花朵
六角轮廓里盛着山林的寂静

风穿过枯枝的指缝
雪便顺着节气的脉络铺展
染白岩崖
覆盖苔痕
把动物的脚印
藏进蓬松的雪堆

田野裹紧银白的棉被
麦苗在雪下数着节拍
此刻
每一片雪花都成了节气的鳞片
裹着万物的心跳
在冷寒里悄悄孕育着
下一个春暖花开的约定

（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）

《渔歌》 李昊天 摄

拥抱绿色生活

共享美好未来